

新学期伊始,书店一下子挤满了购买各种各样教辅书的人群,其中当然以各个年级的学生为主,从绿领巾到人高马大的高三生,但也不乏家长。令人奇怪的是,买教辅书的手里都有大大小小的纸条,上面清清楚楚标明什么样的教辅书、作者为谁、出版社由哪家——于是,按图索骥、目标明确,倒也减少了挑挑拣拣、寻寻觅觅的麻烦。但也有家长发出怨气,原先学校统一发放教辅书多好,只要交钱,哪要什么自己来买的?

看来,教辅书的出现,真是改变了模样、有了新样式。由于形同围剿,教辅书的命运早已是危在旦夕。但是,顽固的教辅书,还在以其狡猾的手法出没在学生手里。开学初在书店的热闹异常,就是一个证明。

学生手里的索骥图,都是老师的指令。那么,这里就有很多名堂可探。以往,教辅书堂而皇之地进入学生手里,都有着明明白白的利益分沾。三五折的一二折的,什么都有,学生付出的可是全款。从进书的、到学校层面的再到年级的,然后是任课教师以及班主任,谁都可以瓜分、利益均沾。现在,明的不行了,可以来暗的,让学生都到书店购买,然后再走一

我们去录音。录音可不是“像那么一回事”的事。

将三排黑色宽椅齐齐坐满。人坐前,拿起摆在椅子上的听筒套在头上,手忙脚乱的。有人赶紧拿出手机拍照。戴着耳机的我们定格在手机屏上,一个的,像煞做了明星。

开始了。提气,廓胸,深吸,深呼,悄悄地别转身子,清嗓子。

1个小时过去了,2个小时过去了,4个小时过去了,6个小时,10个小时,11个小时……夜,很深很深了,人,虽精神着,却是恍惚了。这时才知道,录音是怎么一回事。

一遍,又一遍,再一遍,还得来一遍……时间过得无影无踪,声音却过

书香、书店的气氛、图书馆的精神气息,对爱书者来说无异于天堂。

在巴黎东南塞纳河畔,有一处地标性建筑,由四幢好似相向打开的图书组成,四大本书之间是一片森林,将二楼以下的阅览室埋入树底,整个建筑能看到的是玻璃、金属、木板、红地毯,给人以现代而又返璞归真的感觉。这就是令人神往的巴黎国家图书馆。

修道院是出现大学前的学校和图书馆,为保存古典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梅尔克修道院图书馆位于美丽的多瑙河瓦豪河谷,四壁而立的10万藏书令人赞叹,穹顶的壁画更是给人以天空、天堂和天神的想象,传递着天地之间的知识。

荷兰是个水患成灾的国家,环境塑造了它务实的性格,把教堂改成“天堂书店”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多米尼克教堂的偏侧立起一个多层的巨型书架,读者拾级而上,边挑书边领略教堂的飞券和彩窗,还可以近距离欣赏原本高不可及的穹顶壁画,可谓名至实归。

有人说:“建筑师的任务是给予结构以生命。”建在大剧院内的雅典人书店,壮美的壁画穹顶下,高贵的包厢变成了阅览室,华美的戏台变成了茶座。潘多拉书店布满藤蔓等绿色植被,成为清凉的避暑胜地。梦幻般的圣托里尼小岛,建有一家与柏拉图理想社会同名的亚特兰蒂斯书店,在夕阳辉映的阳台上读书,真是一种极致

致的精神大餐。

在巴黎众多书店中,莎士比亚和梭楼最为著名。前者的小公园朗诵会、室内文学讲座和文学节名闻遐迩,海明威、乔伊斯、金斯伯格先后到访或成为“驻店作家”。后者是巴黎藏书最多的书店,格调素雅,特色是法国文学书籍,密特朗、克林顿等政要对此情有独钟。书店紧挨大鼎鼎的双偶、花神咖啡馆,萨特、波伏瓦、杜拉斯流连其间,整个左岸犹如读书人的天堂。

博尔赫斯设想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他写有《巴别图书馆》。巴别和图书馆分别喻指混乱和宇宙。小说赞美了具有“有序化”功能的图书馆对人类探秘“无序宇宙”真理的无量功德。对于博尔赫斯们来说,图书馆是幸福所在。天堂,是对她最好的注释。

遍潜伏程序,利益还是不会少。也有些,教师本身就是教辅书的编写者,于是,自己推销、或者是教师之间相互推销,互通有无,相互关照,一切的一切,只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比屯钱存粮更可怕的是,有些教师自己大概已经离不开教辅书了!

本来,教师要认真备课,从教材中的讲解、提炼,到板书、习题,以及

顽固的教辅书

马以鑫

练习、测试、批改,一大套的工夫,往往就体现出教师的水平和能力。现在,好了,有了教辅书,什么都不用动脑筋了,指定着教辅书,今天这页、明天那页;练习这些、测验那些;复习这里、考试那里,教辅书真的是可以定乾坤呀。可悲的是,教师自己的功夫,不用多久就会全都废了。更有些教师,要学生买了几个版本的教辅书,混作一团使用,似乎就表现出自己的“综合”能力和水平。真是天知道了,教师到了那一天,只是凭借着教辅书过活,须臾不能离开,那么,他也真的玩完了。

正是在教师的规范和督促下,学生捧着一大堆教辅书,整天埋头

不去。在麦克风的面前,没练过,没好好练过,没正规练过,没投入地练过,纤毫毕露,一声声打进耳膜,无处躲藏……

邹四维好像不累。10多个小时里,他流星般在录音的两个房间穿梭:这个,像煞做了明星。

为音乐的人生 盛曙丽

不行!还不行!不行!来!再来!才关上门,复又过来,又回去,一遍一遍,一回一回。他用力地(嗓子已经哑了)唱着拍子,打着拍子:啪! 啪! 啪! 这回可以了,很好! 很好! 很好! 就这样!就这样!就得这样!!

最后的结论是:你们,是业余的!

的日程上都是这一类安排: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系统设计、中国历史高峰论坛研讨会、上海音乐学院电子音乐实验室设计、上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国际环绕声实验室设计、国内第一个3D音频实验室设计……

这样的大忙人,来顶我们这样的业余合唱团,说起来,是有渊源的。

邹四维16岁时,天天在陕西路威海路上的三角花园吹大管。三角花园的花园,就是我们唱歌的地方!半个世纪前的事呵:晨5点,晚8点,风雨无阻。

后来,这支大管就吹进了上海歌剧院,吹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作曲指挥系,吹进了美国加州大学……从吹大管,到作曲,到指挥,到录音,到开拓专业音响设备市场,到音乐工程;从中国到美国,美国到欧洲,欧洲再到亚洲,回到中国。邹四维走了多大的一个圈!

1969年,邹四维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工农兵大学学生的考试,虽然初试成绩第一,但因为家里成分问题,被取消了复试资格。那晚上,他爬上吴泾白水泥厂的坡地,哭了一夜;1987年,邹四维和同学在上海音乐厅举办毕业音乐会,曹鹏指挥,聚光灯照着,鞠躬谢幕,令邹四维的感觉像梦一样;紧接着飞美国,身无分文,洗碗洗碟,似又跌入谷底……邹四维没想到,他弯弯曲曲的路,一直

沿着音乐在向前走……当成为世界音响杂志的封面人物,成为音响界“教父”尼夫的合作伙伴,成为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麦克风厂,产品畅销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成为上海、中国乃至世界音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时,邹四维觉得生活真比戏剧还戏剧。

那天,和邹四维夫妻一起走下静安寺地铁时,邹先生举目四望,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他没有地铁卡。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事,我帮你刷卡。

我帮你们,因为我喜欢音乐。是的,你们是业余的,邹四维说,但有些东西你们不能业余。唱歌,声音很重要,但唱歌还需要别的,比如经历、感情、悟性,还有……生活,这些东西你们都有,再说,你们不是爱唱歌吗?那么,就要唱得让听的人也爱上唱歌。

嗨,还有什么话说,好好唱,唱唱好吧。

教辅书,这样的学生又会有多少出息?严格意义上的教与学,就应该一切从教材出发,在充分弄懂教材的基础上,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获和进步,并且能够对付各式各样的题目和测试。只会在教辅书上下工夫,这样的学生怎么会有货真价实的好成绩?

五花八门的教辅书也误导了家长。对学科外行的家长,只知道自己的小孩心无旁骛、埋头教辅书,于是就有了最大的安慰,或者说,看到教辅书把小孩牢牢套住,就觉得安心安稳,以这么一来就可以让他们不看闲书不看杂书不玩游戏不看电视不会胡思乱想。其实,按照这样的教辅书循规蹈矩,小孩到末了怎么可能如愿以偿?再说,教辅书里的误讹,也是相当多地存在,那么,又有谁会出面来加以纠正、辨析呢?

不管怎么说,学校和老师已经不能在教室里公开推销、发放教辅书,这本身是个进步。但是,倘若只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表面现象上沾沾自喜,而忽视了顽固的教辅书只是改变了游走路线,还是在教室里公然出现,并成为一些教师的拐杖、指挥棒,那么,痛剿教辅书的行动,还必须持久深入,千万不能浅尝辄止。

沿着音乐在向前走……当成为世界音响杂志的封面人物,成为音响界“教父”尼夫的合作伙伴,成为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麦克风厂,产品畅销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成为上海、中国乃至世界音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时,邹四维觉得生活真比戏剧还戏剧。

那天,和邹四维夫妻一起走下静安寺地铁时,邹先生举目四望,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他没有地铁卡。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没事,我帮你刷卡。

我帮你们,因为我喜欢音乐。是的,你们是业余的,邹四维说,但有些东西你们不能业余。唱歌,声音很重要,但唱歌还需要别的,比如经历、感情、悟性,还有……生活,这些东西你们都有,再说,你们不是爱唱歌吗?那么,就要唱得让听的人也爱上唱歌。

嗨,还有什么话说,好好唱,唱唱好吧。

民族乐器多达几十种,稍微内行点的人能说出十来件,外行也说得 outcomes 五六样。然而不管内行外行,知道“弦子”的怕不多。原来这种乐器琴行没有卖,乐器厂不生产,连作曲家写作品也不会用上。然而从今年起,上海民族乐团却有了一杆弦子。

弦子是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乐器,形似二胡,但比二胡短而粗。弦子的声音明亮宽厚,具有高原民间音乐粗犷的风格。在我国藏族地区,弦子是藏族男子必备的乐器,几乎人人都会,并不稀罕。

7月初,上海民族乐团携大型民族音乐会《锦绣中华》赴京参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为了会演,王甫建团长率创作团队,在原有的基础上大胆创新,用藏、维吾尔、朝鲜、佤、基诺、苗、蒙古、汉等各民族的特色音乐素材,重塑新版《锦绣中华》,捧回了剧目金奖、最佳音乐奖、最佳指挥奖等多项荣誉。

其中开场乐曲《尼西的青稞架》,是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交响组曲《香格里拉》中的第四乐章,描写藏族人民载歌载舞、喜迎丰收的欢庆场面。乐曲开头一段非常有特色的旋律就是用大弦子拉奏的。

为此张千一曾有过一番纠结。

秋日的川中平原在暮霭四合的黄昏,显得分外壮丽,仿佛一幅油画紧紧地吸引了旅人的目光……在这个令人遐想的时空,我却怀着惆怅,去凭吊成都郊外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

今年,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字子美,别号少陵)诞辰1300周年。穿越滚滚云涛、沧海桑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大唐由盛转衰、历史急遽变迁的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中国一代诗圣杜甫降临于中原大地的河南巩县东二里瑶湾。

我聆听着潺潺流淌的溪流,跨入草堂大门,走向象征诗人高洁情操的翠竹掩映的纪念馆,眼前蓦然闪现一位满目充满愤慨之光、形容枯槁的唐代老人,倚杖伫立在风雨飘摇中的破茅房前……

杜甫波澜起伏的一生,宛若长江三峡激流中,奋力破浪前行的一叶孤舟。诗人满怀爱国激情,哀民生之多艰,在中华大地颠沛流离。安史之乱爆发后,公元759年,他携家属从西北漂泊至川中,栖身于成都西郊郾空和尚的草堂寺,翌年春天,方在边塞诗人高适等挚友的帮助下落成草堂,客居下来。

公元768年,贫病交迫的杜甫乘船出三峡,直至公元770年悄然病卒于湖南湘江的破船上,其一生为后人留下1400余首诗。自唐代起,杜甫诗便获得了“诗史”的美称,他也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诗是自三闾大夫屈原之后又一高峰,其进步思想一是揭露和讽刺统治

阶级的骄奢腐朽,如《冬狩行》《丽人行》《岳东行》等;二是反映了当时繁重赋役和战乱给广大人民造成的苦难境遇,如《前出塞》《岁宴行》、“三吏”“三别”等;三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谴责分裂割据,如《白马》《剑门》《西山三首》等,乃至以血泪抒发出“朱门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绝句!

对于杜甫为中华民族作出的杰出贡献,后人给予高度的评价,仅从纪念馆里众多名人题写的对联可见一斑。其中有朱德元帅1957年2月游览草堂时所题的“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亦有大文豪郭沫若在上世纪50年代所题的“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苏联高度概括了杜甫的忧患意识。杜甫诗之所以成为记录历史、关注民生苦难的史诗,盖因其深受生活煎熬,才从心底发出悲愤的呐喊。就在诗人寓居草堂的最后时期,在一个凄苦的晚秋,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泻,将其屋上的茅草卷走。于是,诗人在漏雨的宇内,一气呵成《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深情呼唤!现藏于纪念馆内名人张骏模画的杜甫像,眉宇间正蕴含了这份悲悯情怀。

距纪念馆一箭之遥,是名动天下的杜甫草堂碑亭。杜甫一生待过的草堂有多处,而其中的成都草堂最著名,也许与这一碑亭有关。碑亭内竖一方巨大石碑,上刻“少陵草堂”,系清康熙帝第十七子、果亲王爱新觉罗·允礼于雍正12年护送达赖喇嘛还西藏,沿途巡视四川时所题,其笔锋苍劲,足令后人敬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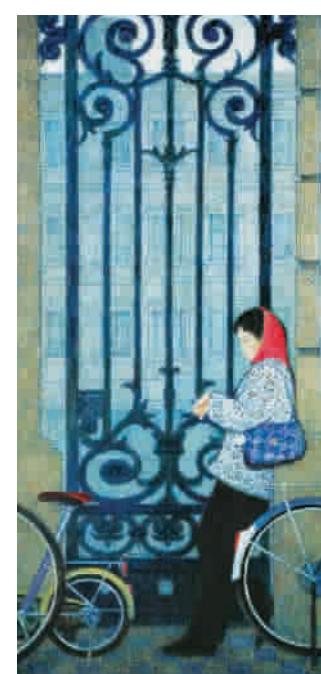
红日西沉,绚烂的天际飘浮着一片片晚云,金晖下的草堂显得更加神圣。我的视线随着碑亭移向苍天,不禁脱口吟出杜甫诗中最悲壮的《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回首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有几位忧国忧民的先贤,尤其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改革家和忠臣良将纷纷中箭落马,留下许许多多人生的遗憾。如果说这是沉思历史的秋声,那么我们应该铭记业已流逝的非凡岁月和远行的先贤。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不仅不去纪念像杜甫这样的知识分子楷模,居然有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圣人请卸妆》的“历史书”,书中将杜甫写成涉嫌与李白有同性恋的中国文人中第一抒情圣手,甚至考证出杜甫献给李白的情诗就高达15首。我们难道能容忍如此搞笑先贤的行径吗?

夜色已然悄悄笼罩草堂的上空,在略显寒意的秋风中,我想,在纷繁的人世间,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即使众多凡人,也一生处于毁誉之中,但太阳明天仍将升起在东方……

草堂秋声

秦维宪

图书馆 (油画) 徐文华



图书馆 (油画) 徐文华

这部作品是为专业乐团写的,他也了解一般乐团并没有弦子。因此在总谱上,他把这个声部用中胡放低内弦来代替弦子演奏,同时要求演奏员在演奏时尽量往弦子的声音上靠,以体现藏族音乐特色。

当上海民族乐团决定排练这部作品时,作曲出身的王团长却有不同想法:如果要体现藏胞的原始风格,为什么不用藏胞的原始乐器呢?如果用藏胞的真弦子,乐曲的整体效果及声音的纯正感一定能更好。于是决定派人去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寻访购买。

高胡演奏家张伟被指定为演奏弦子,购买任务当然也落到他的肩上。有意思的是,香格里拉藏胞家庭虽然都有弦子,但他们并不出售,也没有价格。因为这些东西是自家手工做的。一个家庭有了一把就不会再做第二把。而一把弦子用惯了,也舍不得随便更换。毕竟是乐器,有独特熟悉的个性声音。

张伟伟于是只得拜托朋友多费心,不仅要动员藏胞割爱,还

草堂秋声

秦维宪

要从中寻找声音够好的乐器,不能放进篮子里的都是菜。这是要去北京演出用的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藏胞听说购买弦子是上海民族乐团为了进京会演时演奏藏族音乐,便纷纷帮助动员、寻找并反复试音,终于找出一把称心的弦子,弦子的主人十分乐意贡献出来,并希望乐团演出成功。于是这把带着藏族同胞的深情厚意的弦子运到上海。对于上海民族乐团来说,增加一件乐器是小,用真正的弦子来演奏才是对艺术负责的大事。

拿到弦子后,张伟如获至宝,终日不离手,时时揣摩和感受它的音乐特性。这是他第一次演奏弦子,他没看过弦子的表演,没能在唱片录音中听到,更没有现成的教师可以求教。但张伟精通高胡、板胡、中胡等多种拉弦乐器,在许多重要作品中担任领奏和独奏。张伟伟就完全依靠自己扎实的专业技术和同类乐器的共通性,认真摸索,用心感受,最后终于生动地完成这段演奏,让作曲家张千一极满意。

民乐团的发展不能仅靠传承,必须有新的创作。

民乐传人佳话